

T 2511
824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宗室傳第五

通志八十二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

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幾

安陸昭王綽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胃
穎達

衡陽公湛

臨汝侯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廓
子範子乾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華

安成恭王勗

鄱陽王鏘

桂陽王鐸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統

宜都王鏗

晉熙王鈇

河東王鉉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賢
孫賁

廬陵王子鄉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
陸超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璠

邵陵王寶脩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兒學業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彊年五歲所生

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救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庭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爾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冠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芝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

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鯁咽見者皆爲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
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
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郡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
忘侍讀賀玠問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
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
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
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

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
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
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
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
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
之游不知老之將至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
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
雲璈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
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宋世位奉朝請卒
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紇是
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
靖世子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帝妃江氏為后立寢廟
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謚鳳曰始安靖王改華材鳳
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
為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臂足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遷中書侍郎明帝輔

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
弟帝以為然建武元年以為前將軍揚州刺史三年進
號撫軍將軍遙光好吏事稱為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
得同朝列常乘輦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父請問言畢
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游是好建
康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
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
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上以親近單少憚忌高武諸子

欲并誅之。遙光畫計參議，當以次日施行。會帝疾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掖。元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見嫌。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如葵，亦以忤旨。」遙光輔政，見少主淫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常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拓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出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以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旨趣也。遙光召親人丹楊丞劉潤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

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
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東昏召尚書令徐孝嗣屯
衛宮城右將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
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
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比殺軍主桑夫愛
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
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十六日歷生從南門出

戰因棄稍降爲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執
政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
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
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
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
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時
年三十二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旣識者
以月爲大臣之象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前文城內
皆慶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及臺軍入城

燒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故明帝傾意待之東昏
為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
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
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其黨天下知
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
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
子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髻亂中便疑然明
帝甚賞識之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

帝入輔遙欣與兄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
人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
西中郎將封閭喜縣公遷荊州刺史都督改封曲江公
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
居中遙欣居陝西內外威權並出其門遙欣好勇多聚
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有魏師詔遙欣以本官領
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
空謚康公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
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

通志南齊宗室傳五 八
自立好學善草隸書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溺釋
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愛適性游履遂爲之
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
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
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
京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稿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
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
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研問有不得理

者勉喻之退皆無所恨盜賊竊抄獲者皆赦遣許以自
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沔
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及碑謚曰昭侯明帝少相
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
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
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襄東王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
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王寶賢霄城公寶
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負外郎父敬宗始興
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
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
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
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爲太子左
衛率封新吳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
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
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輻折俱狼狽景先謂帝
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

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
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
奉謝未幾轉中領軍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
荊州起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
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爲誰空中
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
見明日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
楊尹也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
詔以景先爲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塹空中

通志南齊宗室傳五 十
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
司馬性奢愛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
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
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
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
上令赤斧輔送至宮因留防衛至薨乃還後爲雍州刺
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
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

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
穎胄襲爵穎胄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
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
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
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
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
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除黃門郎

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
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
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
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蒲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
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
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穎胄
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
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

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荊州府事時江祏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祏
盜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斯小崔陳敗後方鎮
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
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
受旨之官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已有
備將起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穎胄親人王天虎詣江
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
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

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虎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上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將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必大喜，輕將步騎數百詣州。」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伏兵，斬之，驛送山陽首於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拓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京邑，百姓諸州郡牧守進克巴陵。穎胄遣人謂梁武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

月梁武曰今年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
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
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
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
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乃令別駕宗史撰定禮
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
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
戶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柘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
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

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
行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
弼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
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
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
子瓚巴西太守魯休列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
任漾之於峽口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遣軍主蔡道
恭屯上明以拒之梁武已平郢江二鎮圍建康時穎胄
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

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發病而卒遺表
陳情時年四十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
武圍建康城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
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
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
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人詔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疑故事謚曰獻武弟穎達
少好勇使氣穎胄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西中郎
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

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南歸
穎孚緣山踰障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
一梁武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
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
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
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
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
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
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

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
達成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
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
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敷太清初爲
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脩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
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必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
銀鏤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爲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貞父
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
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諜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
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
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
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以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
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詔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
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

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勅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
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與諸王
外接人物諶親要日夕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聞外有變猶密爲手勅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
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
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直殿
以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
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諶爲揚州
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

爲諶作劄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
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
幸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
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
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
報政可如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
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
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

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
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
爲建康令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
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諶在邊鎮拒魏故未及
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誕子
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用生何爲
慟哭而絕諶弟諫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
太子左衛率誅湛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
加排告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

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
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獎悅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
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
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
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
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
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之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常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勅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

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言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

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廊
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
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
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
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
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
配決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
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大屯北聞曹道剛朱隆之

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
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
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
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
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柘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
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
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墻走逢臺遊羅
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

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
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
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
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
之曰向語君何道豈欲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
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
乃進西掖門開殿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
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

應外軍已至若戎衣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
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
書左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須
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癭剛很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遙光
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
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
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
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高帝十四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
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鉞袁脩
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
八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
生南平王鈇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
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
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任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
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
武陵內史時沈攸之在荊州責賅於界內諸蠻禁斷五
溪魚鹽群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
賅千萬駒二百萬頭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
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疑遣隊
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
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順帝驃

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
在領軍府疑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
疑令左右佩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
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
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
鮮有克勝物情疑惑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王
崩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
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
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告變先至東

府疑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
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
兵以為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
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
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徙鎮西將軍都
督荊州刺史時高帝輔政疑務存約省傳府州儀迎物
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
政荒人散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
度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葦月有成而公旬日

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又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一切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朔一十人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

尉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員三十人取舊族父祖清顯者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采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盜義陽武隣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砮於二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是乃各詣郡欣祖

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
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
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隋東歸部
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
泣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高帝深憂慮爲之大赦
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
得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
中增班劔二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
之意而疑事武帝恭弟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
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
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
四方永爲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
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
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爾以來此事一斷上
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故事疑固辭不
奉勅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
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二年文

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大傳不許疑常慮盛滿又因侍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初高祖使虞玩之等檢定黃籍至是上命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亡避罪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二吳却籍者奔之衆至

三萬疑言宜遂解檢籍之禁不爾便致紛紜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人宮內不容太樂署及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丕字令哲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
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
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
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竟於
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
十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
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
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

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
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
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
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
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顯上仍以玉如意指
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
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氏以來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
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

數幸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範模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官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檀車每幸第不復弄人勅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相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

畫歡勅疑備家人之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皇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

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
儀並依漢東平王蒼君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
沒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
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務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
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
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櫝榔而
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即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

櫝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
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務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
漢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
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
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
祭奠勅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
正吾所以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
舉上便歔欷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勅貨雜物
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

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
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
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
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
事因曾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子曰與鄉少舊因鄉呈上
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
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
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

出後園閣直兵剗地仍失手版郡吏中南陽樂藹彭城
劉繪吳郡張穆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咸欲率荆
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
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
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
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肯便是以
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
子恪始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

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焜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
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
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
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焜倍
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子廉字景藹初焜養魚復侯
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子廉爲世子位
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
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
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

傳子後降封新淦侯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
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
賦衛軍王儉見而竒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
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
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勅竟
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
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字曰椒熟則一時賜死
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儒啓依旨斃之徽
字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

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字以答上撫牀曰遙
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其諸侯悉賜供饌以
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
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
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
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
運雖有項籍之力亦不能得所以班彪王命論云饑饉
流隸飢寒道路思有桓褐之襲儋石之蓄苗所願不過一
金然竟轉死溝壑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可得而妄干之哉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
無不因事鳩毒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
者枉濫相繼然而或有不應天命而被疑者或不知有
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
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
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之亦不能得
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
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
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

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
革代義異往時我與鄉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
鄉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
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鄉兄
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鄉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
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一義我有今日是豈本意且建
武屠滅鄉門致鄉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耻
亦是為鄉兄弟報仇鄉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
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鄉報仇鄉

弟當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
鄉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
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
我答之猶如向言孝武時事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
若無期運何忽行此正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
孫陳思王之子入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鄉事例
鄉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鄉無復懷自外之意
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
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

故每驅使汝比見比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意我今日
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
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
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勅意子恪普通三年
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爲吳郡
太守卒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
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
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
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其文集子

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去姓三公
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
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
避上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
子操弟子範字景則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
梁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
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
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
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還注釋之自是府

中文筆皆使具苴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
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
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
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
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
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
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
之以况己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故也其年葬簡文皇后使制哀

策文理長切帝謂武林侯蕭文曰此段莊陵萬事定
唯哀冊尚有典刑勅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
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
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
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
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
乾字思暢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
上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

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
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
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曇朗等乾至示以
逆順皆各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
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
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並受寶
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
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子範弟子顯
字景陽幼聰惠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

侯梁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太尉錄事參事子顯偉容貌
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
稱之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
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仍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
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
兼侍中梁武帝愛其才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
顧訪焉嘗從容謂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
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
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兼領國子博士

帝所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
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
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
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
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簡文
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
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
見重如此大同二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卒時年

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勅曰侍才傲物宜
謚曰驕子顯常自序其文謂可比屈宋嚴鄒賈傳崔馬
邯鄲繆路之徒其自稱道如此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
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
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
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
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
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

北志南齊宗室傳五 三十七
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
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
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建武四年封新浦縣
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旣長勤學
有文藻以晉代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
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
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常自裸袒而兄弟不
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
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

